

目 录

- 红小兵智擒王三精（山东快书）……………范县文艺创作组（1）
- 深山送戏（唱词）…………… 驻马店镇创作组（15）
- 蹲点（相声）……………云长 宏德 县府 百里（23）
- 智斗“瘸腿狼”（山东快书）……………张华荣（35）
- 柳下跖（河南坠子）……………傅纯蛸 陈忠志（44）
- 砸烂孔家店（相声）…………… 梁树林（57）
-

红小兵智擒王三精

(山东快书)

范县文艺创作组

说的是两个红小兵，
家住在东风公社向阳岭。
大的十三叫小虎，
苹果脸蛋大眼睛。
小青今年十一岁，
个子不高可机灵。
这一天他俩到镇上去看《奇袭白虎团》，
看完电影已到晚上十点钟。
二小将回家单拣小路走，
为的是学当侦察兵。
又是唱，又是蹦，
比比划划学英雄。
小虎说，咱俩就算个尖刀排，
搜索前进演习活捉美国兵。
他二人说着走着正带劲，
小虎脚下忽然喀嚓响一声。
(白)“不好！我踩着——地雷了！”

小青忙用手电照，
哟！原来踩烂一个大花生。
往前照沥沥拉拉不断头，
不一会拾了两三捧。
（白）小青说：“吃吧，手星拿不了啦。”
小虎说：“不行！
咱应该先把失主找，
花生的来历得弄清。
你看看这道新车印，
可能是骑车那人丢的花生。”
小青忙说：“对对对，
咱快拾快走紧跟踪。”
二小将打着手电往前赶，
前边有个人可吃了惊。
别人骑车都挑大路走，
这人怪，他黑夜骑车小路行。
小路上磕磕绊绊不好走，
他骑一段来推一程。
猛发现后边电光闪闪人说话，
他跳上车子就加劲蹬。
越是惊慌越出岔，
裤角咬在车链中。
蹬不转、倒不动，
车轱轮又卡在地头坑。

只听得“喀嚓——哗啦——哎哟”连声响，
连人带车摔在坑当中。

掀又掀不起，爬也爬不动，
活象个母猪上了绳。

要问这人是那个，

他外号就叫个“王三精”。

解放前他给地主当账先儿，

解放后弃农经商不劳动。

贱买贵卖牟暴利，

投机倒把经常把人坑。

批斗他时他说改改改，

过几天还犯老毛病。

今天他又伪造证件套购花生种，

趁天黑贩运怕碰钉。

二小将走着走着猛一愣，

咦？！前边有一堆什么东西黑咕隆咚？

（白）小虎说：“发现情况，搜索前进！”

“是！”

王三精一听是两个小孩在说话，

心里减去了三分惊。

嗨！都怨我自己太胆小，

这真是自找不干净。

他定了定神心暗想，

两个小孩好胡弄。

乘机让他们帮帮忙，
一定会平安无事不透风。
如意算盘他定好了位，
装腔作势叫连声：

（白）“喂，后边的小朋友，快来帮我把车子扶起来吧！”

嗖！二小将飞步跟前站，

啪！一道电光照眼明。

只见这人蒜瓣子脑瓜干瘦脸，

山羊胡子猴眼睛。

喷着一股烟酒味，

看年纪五十得挂零。

只见那歪倒的车子上捆着个大麻袋，

麻袋里装得鼓蓬蓬。

小将问：“你家住哪村叫啥名？”

他答道：“前进寨三队保管叫赵更。”

“嗯？”小虎一听猛一愣，

赵更是俺三表叔呀，

这个老头咋胡乱充！

（白）这家伙头一句话就不老实。

好，我暂且不揭你说瞎话，

看你还搞什么鬼吹灯。

“喂！你麻袋里装的是啥东西？”

“亲戚家给的瓜干满腾腾。”

二小将见花生又漏了一大片，

“嗨！你装瓜干的麻袋咋会漏花生？”

王三精一看露了馅，

随机应变笑盈盈：

“小同志，队长派我到红旗大队去求援，

按牌价买回这些花生种。

你们问我我有点怕，

我……我怕你们吃花生。

现在要是吃掉一小把，

到秋后就少收好几升。

刚才没说真话您多原谅，

我可是热爱集体心为公。

您两个真是馋的慌，

我送您几个尝尝别吭声。”

小青一听发了火：

“你不该轻视红小兵！

俺知道种田为的是干革命，

谁能吃集体的花生种！

（白）我看你真成问题！”

小虎一旁动脑筋了，

一个个问号往外涌：

为什么他冒充保管说假话？

为什么他不敢承认是花生？

为什么他不走公路走小道？

为什么他东张西望面带惊？

小虎想到这里喊小青：

（白）“小青，过来！”

这人说话可是不老实，

咱对他得提高警惕性。

阶级斗争咱不能忘，

是人是鬼得弄清。”

小青忙说：“对对对，

咱这个侦察排呀，

你当排长我当兵。

你说咋办咱咋办，

快订个计划好行动。”

小虎说：“这个人我好象在哪见过他，

又模模糊糊记不清。”

小青说：“哎——

他很象在公社受过批判的投机倒把分子王三精！

王三精是个秃脑瓜，

鬓角上还有一块青。

上回我参加公社的批判会，

他这个特点我记得清，

可这老头戴着帽子咱没法办哪！”

小虎说：“咱让他自己摘下帽子作证明嘛！

哟！这个老头他会能听咱的话？”

嗨！不动脑筋还能算啥侦察兵！

（白）小青，你……我再……”

“好！好！”

二小将嘀嘀咕咕说一阵，

那一边可急坏了王三精。

（白）“小同志，先帮我扶起车子吧，

您不知道我在这坑里多难受。”

小虎说：“小青，快，咱快帮赵更把车子扶起来。”

“一——二——三——！”

“好，谢谢你们两个啦！”

王三精从地上爬起就要走，

小虎忙说：“等一等。

小青，你口袋里拾的花生全都拿出来，
交给这位老赵更。”

王三精一听心高兴，

俩猴眼眯成一条缝了。

心里想，我早知道两个小孩好胡弄。

嘴里说：“您俩真是小雷锋！”

王三精洋洋得意正把小孩夸，

他没料到二小将是按照计划在行动。

小虎说：“老保管，我好象在哪见过你。”

小青说：“我看你好象王三精。”

王三精一听象触电，

吓得他肉跳心又惊。

“小同志，别……别误会，

我可不是王三精。

那家伙不务正业搞投机，
他坑骗群众、扰乱市场、
破坏社会主义罪难容。

我就是不能提起他，
提起他我恨得牙根儿疼！

（白）他说得多好听！

小虎故意冲着小青喊：

“你胡乱怀疑可不中。”

小青说：“我也没见过那个货，
听人说他满头白毛象妖精。”

王三精一听心高兴，

帽子一抹笑盈盈：

“我黑毛、白毛全没有，
咋会象是王三精？”

小青忙用手电照，

嗨！秃脑瓜光溜溜的象电灯。

鬓角上一块大青记，

这一回可剥开了画皮露原形。

（白）“老保管，对不起，刚才俺怀疑你是坏蛋，
这会儿才认清你是啥人。你看天这么黑，路这么
窄，你一个人推车也不好走，俺再送送您吧。”

“送送我？”

王三精一听小孩儿要送他，

俩猴眼儿骨碌骨碌几翻腾，

刚才他俩四只大眼瞅着我，
也没认出我是王三精。
这小路磕磕绊绊不好走，
有他俩帮忙我也少栽坑了。
(白)小同学，那咱就走吧。
三个人捆好麻袋刚要走，
小青忽然“哎呀”叫一声。
“老保管，俺不能送了，
俺家门上的钥匙俺拿着，
俺娘看完了电影还等俺开门。……”
他话没说完拔腿跑，
呼呼呼好象一阵风。
王三精作贼心虚象惊弓鸟，
小青一跑他心里直扑腾：
这个小孩他到底去干啥呀？
是不是去通风报信儿叫民兵？
三十六计我走为上，
我可不能多停一分钟。
王三精想到这里喊小虎：
“孩子，天已不早你也快走吧，
我自己推车慢慢行。”
小虎说：“今天俺可不能走，
俺的任务还没完成！”
他心想：我的任务就是拖住你，

决不能放跑抓到手的俘虏兵。

王三精失急慌忙推车走，

（白）嗨！就这么巧，

扑嗒扑嗒又漏花生。

他口袋扎了整三回，

还没走出地头坑。

（白）同志们该问了，他那个麻袋咋光漏呀？

——那是咱虎子给捅的嘛！

王三精心里窝火头出汗，

俩猴眼瞪着小虎直翻腾，

嗯！我明白了——

分明是这两个小孩变着法子将我坑！

今天我私刻公章就是罪呀，

还有这一百多斤的花生种。

上回批斗时我再三立保证，

以后再搞投机只能从严不从轻。

王三精想着想着心发冷，

身上的鸡皮疙瘩起了一层。

“小同志，掉的花生送给你吧，

不能让你白劳动。

（白）我走了！”

“哎——站住！

队里的花生你乱送，

回去就不怕挨批评？”

“这事用不着你来管，
快撒开车子别闹腾！”

（白）你撒手不撒？”

“不撒！”

小虎子抓住车子不放手，

王三精两眼一瞪吓唬人：

“小朋友，你看时过半夜行人少，

四周旷野黑洞洞，

那个小孩都回家了，

你一个小人还逞啥能？”

（白）快回家吧，说不定您娘正喊你哩！”

“住口！”

你冒充赵更说假话，

还当我不知道你是王三精。

你一贯投机倒把干坏事，

今天又深更半夜运花生。

你到这儿来偷花生，

你到底捣的什么鬼，

不弄清楚决不放你行！”

嗨！你这个小孩话头硬啊，

给你几句好话你还偏不听。前……前……

“再不松手我就要……”

（白）“你要干啥？！”

“我捆上你就往河里扔！”

“告诉你，王三精，

红小兵，心最红，
学习英雄刘文学，
我就是死了也光荣。
小青已经去报告，
你想逃跑万不能！
要去你跟我去公社，
彻底交待你的罪行。”
王三精越听越害怕，
看硬的不行忙把软法生。

（白）“小志同，别生气，我是逗你玩哩。
咱三里五村亲戚连亲戚，
小孩儿家别多管闲事伤感情。
这一把零钱都给你，
赶快回家赶路程。”

（白）“去你的！谁要你的臭钱！”
王三精软硬兼施都失败，
他狗急跳墙要行凶。
恶狠狠向前就去抓小虎，
呸——小虎弯腰把车子的气门松。

（白）跑？你跑不了！
王三精气急败坏去踢小虎，

（白）小虎跨步一闪，“嚯！”
这一脚车条断来圈别楞。

他转身二次扑小虎，

(白)小虎向旁边一躲——“扑通!”

王三精嘴啃地皮倒栽葱。

他还没有爬起来，

只听得“砰”地一声头发懵。

(白)“哎哟，我的妈呀!”

原来是小虎摸了个大坷垃，

砸在了王三精的脑瓜正当中。

他又急又恨又恼怒，

牙齿咬得咯嘣嘣。

王三精假装推车要逃走，

猛转身抓住小虎不放松。

到底是小虎年幼力量小，

被坏蛋按倒地当中。

小虎关键时刻高声喊：

(白)“来人啊!快来抓坏蛋!”

虎子的喊声响亮震夜空。

只听得“刷刷刷”脚步响，

又听得大吼一声喊“别动!”

王三精还没看清咋回事儿，

呼啦啦围上人四名。

王三精随即落了网，

押着他的是民兵营长还有俩民兵，

小虎、小青拍手蹦，

今晚咱抓了个俘虏兵。

说到这里我喘喘气，
下一回再说大会表扬英勇机智的红小兵。

深山送戏

(唱词)

驻马店镇创作组

雨过天晴百花艳，
红太阳照耀朝阳山。
朝阳山里赵家坳，
有一个贫农社员叫赵安。
这一天，赵安正在狮子口上修水堰，
山坡下，来了公社书记张志坚。
赵安一见招手笑：
“老张呀，快，放下粪箕吸袋烟！
咱俩几天没见面，
有什么大好消息往下传？”
书记说：“赵大伯，你们队路线教育抓得好，
进山来，咱一块总结这经验。
还有一个好消息，
剧团要送戏进深山。
要叫你亲眼看看样板戏，
管保叫你很喜欢。”
赵安一听哈哈笑，

摇头摆手说：“不沾弦！
老张呀，你明知我老赵爱看戏，
才在那云天雾地逗着玩。
送戏又不是送别啥，
里山不能比外山。
谁不知咱这儿道路险，
山尖子高得刺破天。
山连山，山套山，
七沟八岭九道湾。
咱这小小山庄只九户，
算人口，满共只有四十三。
城里的剧团道具多，
怎么拉来怎么搬，
不说山路难行走，
就能来，可也实在不划算。”

书记说：“大伯呀，路线教育开红花，
文艺界面貌大改观。
要演革命戏、争做革命人，
演员们都在努力改造世界观。”

书记说着用手指，
那边厢，一面红旗迎风展。
远处看好象是野营队，
走近一看才知是演员。
昨晚在公社演出《红灯记》，

今几个又分成小队进深山。
走在前面的是两个青年人儿，
男的叫大刚，女的叫小兰。
大刚是演员组的小组长，
小兰是一个新学员。
演员们健步走过来，
书记上前高声喊：
“同志们，请到这边来，
这就是我昨天给你们说的那位‘老乐观’！”
大刚和小兰一听跑得快，
拉着赵安笑开言：

“早听说你是劈山造田的老模范，
县里边早把你的事迹来宣传。
今几个，我们向你来学习，
大伯呀，看戏你可要多指点！”
几句话，说得赵安两眼泪，
多少往事涌心间——

“同志哪！难得你们深山把戏送，
山里人早就盼着这一天。
唉！想起解放前哪，
满肚子苦水从何谈？
那时候，地主逼债如虎狼，土匪横行在深山。
苛捐杂税数不清，还有坑人的派戏款。
“解放前有一年，‘白眼狼’庆寿办‘堂会’，

戏台搭在后花园。
城里请来一班戏，
紧闭铁门闹连天。
狗地主，酒席筵前把戏点，
有谁知多少贫下中农受艰难！
那天我放羊往回转，
过西崖，只听大院锣鼓喧。
靠墙有棵老槐树，
我爬到树上看稀罕。

‘白眼狼’一见翻狗眼，
气势汹汹掂皮鞭：

‘穷小子，快下来！
不下来把你的腿打断！’

说罢放出一条狗，
那恶狗仗势欺人往上窜。
把我的裤子撕破腿咬烂，
槐树下流了血一滩。

我咬牙忍痛扑上去，
脚踢恶狗夺皮鞭：

‘你不让穷人把戏看，
为什么多次收戏款？’

‘白眼狼’恼羞成怒现凶相，
领着打手把囚人的铁笼往外搬。
狗腿子张牙舞爪拥过来，

一根麻绳把我拴。

‘白眼狼’正要下毒手，
众乡亲愤愤不平冲上前：
把铁笼打得个稀巴烂，
将恶狗砸得个白眼翻。

‘白眼狼’见势不妙溜进院，
半夜里，又去勾结保安团。
依官仗势捏罪名，
准备把俺全家抓到城里进牢监。
多亏乡亲来报信，
全家人连夜逃奔李家湾。

姨母家中养伤三个月，
留一块伤疤记仇冤。
采药砍柴度日月，
‘长夜难明赤县天’。

望啊望！
盼哪盼……

霹雳一声震天响，
一轮红日出东山。
打倒恶霸‘白眼狼’，
山里人从此把身翻。

有一次进城开罢会，
买了张戏票把戏看。
满以为舞台要变样，

咳！气死人，舞台上演的《谢瑶环》。

牛鬼蛇神满台转，

历史弄了个颠倒颠。

越看越觉味不对，

气得我看了一半就离剧院。

真别扭，翻了身还看死人戏，

想不通，到底船在哪儿弯？

文化大革命烈火燃，

大破‘四旧’批黑线，

原来是刘少奇一伙搞阴谋，

妄图复辟来篡权。

他们要变天，

我们保江山，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东风传，

上层建筑换新天！

毛主席文艺路线指方向，

剧团送戏进深山。

说不尽党的关怀和温暖，

这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

毛主席啊毛主席，

您老人家的恩情深似海，

山里人，永远难以报答完！”

且不说赵安滔滔话不断，

小兰妮，一阵激情发了言：

“我只说，山深林密风景好，
尝一尝山果甜又鲜，
又谁知，旧社会山谷里装满了穷人血和泪，
看戏也有仇和冤。
永远不忘阶级苦，
当一个人民的好演员。”
那大刚更是动感情，
怒目拧眉紧握拳：
“大伯，你给我们上了一堂活生生的路线教育课，
我一定传达给全剧团。
过去是一条黑线把咱来隔断，
现在是，毛泽东思想的红灯引路走向前。
今后要永远沿着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走，
为工农兵服务意志坚！”
大刚说罢拉起弦，
小兰妮，一甩辫子唱起了“八年前……”
众社员一听弦子响，男女老少围了一个大圆圈。
“小常保”的感情更充沛，
字字血，声声泪如同火焰！
大刚接着唱了一段“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
专拣重担挑在肩……”
社员们听罢两段戏，
巴掌拍得似响鞭。
这个说：“样板戏唱得真是好，

俺听了思想提高干劲添。”

那个说：“咱要学习英雄杨子荣，

越是艰险越向前！”

赵安听得更起劲，

手拍胸脯发誓言：

“同志们，别看我赵安两鬓白，俺决心，破难关，
迎艰险，专拣重担挑在肩，引水上山夺高产，为
世界革命多贡献！”

大刚说：“咱们一块儿劳动修水堰，
到晚上，再给社员把戏演。”

赵安说：“你们进山够辛苦啦，”

演员们连声说：“越苦越累心越甜！”

肩并肩，社员、演员同心干，

心连心，歌声朗朗震山川。

这本是深山送戏一小段，

请同志们看，我们伟大的祖国百花盛开春满园……。

蹲 点

(相声)

云长 宏德 县府 百里

甲：（看乙）你要是留两条辫子有多好啊！

乙：嗨，我留那干啥？

甲：我是说你要留两条辫子就象——

乙：象谁？

甲：象我……

乙：啊，象你？

甲：不，象我们团县委书记刘向英同志。

乙：呵，你认识刘向英？

甲：谁不认识她，全县有名的闯将。我不但认识她，
还和她一起工作过一段呢？

乙：那你该很了解她啦！

甲：对。她太高啦！

乙：多高？

甲：比你高。

乙：比你呢？

甲：比我更高！

乙：高多少？

甲：（比划）高这么多，高这么多，高这么多，高……

乙：你甭高啦！谁能长那么高？

甲：我不是说她的个子高。

乙：什么高？

甲：她的革命热情高，工作要求高，思想境界高。

乙：噢，是这么高，你倒说清楚啊！

甲：向英同志今年二十三岁。文化大革命中她带头造修正主义的反，一九六七年高中毕业，返乡劳动。她是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起来的“铁姑娘”。

乙：真是一代新人。

甲：一九七〇年向英同志入了党，后来被选为县委常委，不久前又被选为团县委书记。

乙：啊！上的很快呀！

甲：她上的快，可下的也急！

乙：什么？又下来啦？下那儿？

甲：下乡，蹲点。

乙：蹲点？她蹲点怎么样？

甲：向英同志说啦：“三大革命是战场，广阔天地是课堂，贫下中农是老师，我要蹲点去下乡。”

乙：好，既当“官”，又当老百姓。

甲：为了积极培养和使用新干部，特别是积极培养和使用妇女干部，县委就答应了她的要求，让她下乡蹲点，并且给她配了一个得力助手。

乙：谁呀？

甲：我！

乙：你？

甲：怎么，我就不可以下去锻炼锻炼，学习学习吗？

乙：那……可以，完全可以。

甲：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打起了背包，带上了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步行三十多里，来到了我们蹲点的地方——火龙岗大队。

乙：这个大队的条件一定不错吧？

甲：哪儿啊，这个大队是全县有名的“北大荒”，地面宽，土质坏，天旱天涝多灾害，基础差，困难大，阶级斗争又复杂。

乙：原来是个“老大难”哪？

甲：谁说不是。县委让我跟向英同志下来的时候，我心里就嘀咕。

乙：嘀咕什么？

甲：我心想：向英啊，你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过去这个大队可是不好抓呀！

乙：有你这个得力助手，可以帮她抓嘛。

甲：我抓头皮！

乙：嗨，你不敢抓啊？

甲：可是向英同志偏要来，偏要抓，她说得好哇！

乙：她说什么？

甲：“地面宽，不用怕，发动群众利用它！”

乙：好，有办法！

甲：“土质坏，不用怕，学习大寨改造它！”

乙：好，有干劲！

甲：“天旱天涝不用怕，兴修水利治服它！”

乙：好，有志气！

甲：“斗争复杂更不用怕，用毛泽东思想战胜它！”

乙：好，有决心！

甲：所以，向英同志怀着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坚决要在火龙岗大队扎下根，蹲好点，改变这里的落后面貌。

乙：这真是专拣重担挑在肩哪！

甲：在向英同志革命精神的鼓舞下，我也下定了决心，跟向英同志一道扎根火龙岗，当好她的助手！

乙：这一下不抓头皮啦。

甲：当我们满怀革命豪情到了火龙岗大队，哎哟……

乙：怎么啦？

甲：怎么？又热又冷啊！

乙：你一定是打摆子啦，快到医院吧！

甲：哪儿！

乙：你热什么？

甲：广大贫下中农和干部一见我们来了，一齐拍手欢迎，说道：“你们来的好，我们正需要你们呢。”贫下中农的无比热情感动得我们热血沸腾，我还流下了激动的热泪，你说热不热？

乙：是热。哪冷呢？

甲：可是，一小撮阶级敌人一见我们来了，就在阴暗角落里

刮起了一股冷风，说什么：“小小黄毛丫头，不知天高地厚。到时候叫你们笑着来，哭着走！”

乙：啊！阶级敌人可真嚣张。

甲：面对阶级敌人刮起的这股冷风，向英同志表现得非常坚定镇静，她说：“我们是笑着来的，还要扎下根，斗到底、不走啦！”

乙：真是针锋相对！

甲：就在这阶级斗争的热与冷中，向英同志和火龙岗大队党支部的同志一起并肩战斗，我也跟他们一起战斗并肩。

乙：跟向英学习？

甲：对，向英走东家，串西家，我也走东家串西家。

乙：好！

甲：向英爬东岗，转泥洼，我也爬东岗，转泥洼。

乙：好！

甲：向英同志访贫问苦，深入调查，我也访贫问苦，深入调查。

乙：好！

甲：向英劳动斗争泼泼辣辣，我也劳动斗争泼泼辣辣。

乙：好！

甲：通过多次访问调查研究，向英同志和大队干部找出了过去这里工作落后的根本原因。

乙：原因是啥？

甲：面貌变不变，关键在路线。

乙：对！

甲：没有抓大事，没有促大干。

乙：对！

甲：个别干部老好好，敌人气焰高。

乙：对！

甲：要摘掉落后帽，抓“纲”切记牢！

乙：对！

甲：这个大队的第八生产队，有五十多户人家就有不少把竹刀做竹货。一个富农分子煽动一些人刮副业单干妖风，弃农经商，破坏集体生产，妄图夺取咱们的社会主义阵地。

乙：那就发动群众，坚决斗争！

甲：向英同志抓住这个典型，狠抓阶级斗争，狠抓路线教育。

乙：好！

甲：向英同志在大队党支部领导下，组织这个生产队的干部、群众，以批林整风为纲，认真学习党的基本路线，狠批资本主义倾向，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乙：这一下可带动了整个火龙岗大队。

甲：不错。向英同志又广泛地收集了干部、群众的意见，提供给大队党支部，制订了改变火龙岗的宏伟规划。

乙：什么规划？

甲：“一年兴修水利，二年深翻改土，三年绿化荒山，四年产量翻番。”

乙：这个规划订得好！

甲：贫下中农和干部还发出了钢铁般的誓言：“贫下中农心最红，大干苦干闹革命。愚公移山力量大，赶走火龙牵

水龙。”

乙：好，有气魄。

甲：在这个冬天，火龙岗大队一片欢腾，男女老少一齐出动，修的修，翻的翻，挖的挖，嘻嘻哈哈……

乙：我听不懂。

甲：是这么回事儿：为尽快地实现宏伟规划，向英同志带领一百五十名男社员、六十名女社员，兵分几路，冒着风雪严寒，向“北大荒”进军，向大自然宣战。

乙：修什么？

甲：修建渠道。

乙：翻什么？

甲：深翻改土。

乙：挖什么？

甲：挖土打井。

乙：那嘻嘻哈哈呢？

甲：贫下中农的欢乐笑声。

乙：真是一片大好形势！

甲：可阶级敌人是不甘心哪！正当火龙岗大队革命生产形势越来越好的时候，一小撮坏家伙恨的要命，怕的要死，把狗牙咬的咯咯嘎嘎响，他们背后咒骂：“自从来了个‘江水英’，又批林来又整风，打井挖渠深翻地，黄毛丫头想成精。”

乙：冲着向英同志来了？

甲：是啊！

乙：那太好啦！

甲：什么？敌人攻击我们的革命同志还好哇？

乙：不。我是说被敌人反对是好事，不是坏事！

甲：是这呀，不错。我们的向英同志在敌人的叫骂声中，巍然屹立，无所畏惧。她带领广大贫下中农，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抓住路线这条纲，不断召开工地现场批判会。

乙：抓得好！

甲：向英同志对敌斗争坚决，可对群众却极端热忱。

乙：真是爱憎分明！

甲：在大干苦干改造自然的战斗中，她经常牺牲休息时间，帮助同志拆被洗衣，给病号端茶煎药，协助保管修理工具，到伙房炒菜做饭，还教我多吃点儿，多受点儿……

乙：什么？教你多吃点儿，多“瘦”点儿？

甲：对，教我为革命多吃点苦，多受点累。

乙：噢，这是对你政治上的关怀。

甲：是啊，她对同志是千般好，却把自己一边抛。

乙：向英同志是一心为公，忘掉自己。

甲：在深翻改土的战斗中，因为天寒地冻，滴水成冰，铁锹砸在冻土上，把人们的手都震麻了，虎口震裂了，有人提出到开春暖和了再干……

乙：向英同志怎么说？

甲：向英同志说得好：“大寨贫下中农自力更生斗顽石，把一个七沟八梁一面坡的穷山沟，建成了社会主义新农

村，我们现在和土斗，这点困难就克服不了，怎么学大寨？”

乙：是啊。

甲：“铁锹刨不动，咱用镢头铧。别说是冻土，就是石板、铁板，也得把它翻出来！”

乙：对，应该有这样的决心。

甲：向英同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干的。她每天天不明就起床，那里有困难她就抢在前，说：“我来上！”那里地硬，她把小辫子一甩说：“我来解决它！”

乙：真是犟姑娘脾气。

甲：广大干部、群众在这种革命精神鼓舞下，人人意气风发，个个斗志昂扬。我也干劲倍增，心如冰糖。

乙：什么，心如冰糖？

甲：甜哪！经过一冬的苦干，挖掉了土岗，填平了洼坑，使高洼不平的火龙岗变成了平展展的良田。

乙：这一仗打胜了。

甲：这一仗的胜利，打开了火龙岗人民的眼界，使干部、群众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向英也从实践中认识到，只要领导站在运动的前头，善于把群众组织起来，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乙：由此看来是：领导带头，百事不愁，干部干部，先干一步。

甲：对。深翻改土胜利以后，接着又响了！

乙：什么又响了？

甲：一个打井、兴修水利的战斗打响了。可在打井、兴修水利中……

乙：怎么？

甲：出了问题——

乙：什么问题？

甲：一次，井架上的滑车儿失灵，钢丝绳脱落，六百斤重的水泥井管儿掉到了四丈多深的井下！

乙：哎呀！快……快捞！

甲：几个干部和社员正在争着下井，这时突然冲上一个人来……

乙：谁？

甲：向英！喊了一声：“我下！”没等人们拉住，她可跳下井啦。

乙：那你呢？

甲：在这紧急关头，不允许我有半点思考，我把衣服一抡，“嗖”地一声——

乙：跳下去啦？

甲：不，爬上去啦！

乙：啊，爬上去了？

甲：我一见向英同志勇敢地跳下井去，我就急忙爬上两丈多高的井架。

乙：爬那么高干啥？

甲：收拾滑车儿，绑好钢丝绳，社员们一齐动手把井管儿捞上来了。

乙：那向英呢？

甲：也上来了。这时候，社员们“哗”地一声围住了向英。
我也急忙……

乙：围上去了？

甲：我就跑啦。

乙：啊，你跑了？

甲：你想啊，天那么冷，地那么寒，水那么凉，冻坏了向英同志你负责？

乙：我……我负不起这个责。

甲：是啊！所以，我急忙跑回工棚，拿来了一件棉大衣，给她披在了身上。

乙：这一下不冷啦！

甲：就这样在大队党支部和向英同志的带领下，经过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以“大干、快变、多贡献”的豪情壮志，使火龙岗大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乙：好，穷则思变！

甲：二十多年来，火龙岗大队，深翻改土一千多亩，扩大旱涝保收田五百多亩，植树二十万多株，粮食产量由原来的二百多斤上升到五百多斤，棉花由原来的四十多斤一跃过了百斤！

乙：好，精神变物质。

甲：看现在：支渠干渠连成网，自流灌溉哗哗响；大地实现园田化，土岭荒坡披绿装。大寨红花队队开，“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

乙：还满有诗意哩！

甲：当广大贫下中农看着火龙岗这一派热气腾腾的社会主义景象时，无不称赞夸奖向英同志。

乙：夸什么？

甲：“好姑娘，好干部，女英雄，半边天！”也夸奖了我！

乙：夸你？夸什么？

甲：“也是半边天”！

乙：嗨，妇女是“半边天”，你怎么能是“半边天”？

甲：妇女是那半边天，男子是这半边天呀！

智斗“瘸腿狼”

(山东快书)

张华荣

群山披绿飘果香，
渠水泛波映夕阳。
山岗上，有个青年把路赶，
叫铁英，人送外号“铁姑娘”。
年龄大约二十多，
圆圆的脸蛋高鼻梁。
一双大眼炯炯亮，
齐崭崭的短发搭耳旁。
自从中学毕业后，
扎根落户王家庄。
去年纳新入了党，
群众又选她把队长当。
抓大事，批林整风烈火旺，
促大干，改天换地更坚强。
今天在县城开罢扩干会，
争朝夕，风尘仆仆赶回乡。
铁英想：今年是一九七三年，

学大寨，队里粮棉上了“纲”。
水利建设要抓紧，
力争明年过“长江”。
信心更大脚步快，
英姿飒爽进了庄。
刚进村，见几个红小兵往东跑，
那前边，是红小兵的队长叫小刚。
铁英问：“你们慌着去干啥？”
小刚说：“有一个流动艺人到咱庄。”
“今晚说的什么书？”
“听说是《狐狸大仙闹书房》。”
“这样的坏书谁叫唱？”
“不清楚，我正想前去问端详。
要是说书的把毒放，
我把他的东西没收光。”
铁英说：“光没收东西有啥用！
关键问题在思想。
要耐心把两条路线反复讲，
明辨是非莫迷航。
文化大革命成果要巩固，
绝不许封、资、修黑货再出场。
黑线回潮要警惕，
这里面一定有文章。”
吩咐后，忙找群众摸情况，

原来是，地主分子暗地耍刀枪，
铁英想：刨树先要从根挖，
咱给他来个针尖对麦芒。
占阵地，主动打好进攻仗，
要捉鬼，撒开绳套再勒缰。
说书场，当作批林批孔的好战场，
发动群众对准目标好打狼。
今夜晚，月照大地明晃晃，
社员们，纷纷来到大树旁。
小孩们，叽叽喳喳往前挤，
小刚他手中紧握红缨枪。
这时候，慢悠悠走来人一个儿，
伸着个脖子象螳螂。
走路一摇三晃荡，
左腿短来右腿长。
呲牙咧嘴假装笑，
他就是地主分子胡守康。
这家伙，一见来人这么多，
两猴眼，眨巴眨巴暗思量：
难道说，大家都想听旧书，
为什么，队长今晚也在场？
我蹲在外边看动向，
来一个，见风使舵再摇桨。
（白）真狡猾！

说书的葛老三一看人到齐，
鼓架子搬到正中央，
面向观众鞠个躬，
手打着筒板开了场。
烂鼓敲得似破瓢响，
哑嗓子哼得象哭丧。
葛老三拉开喉咙刚把书帽唱，
铁英她站在土墩开了腔：
“同志们，我先给大伙说段快板书，
名字是：《赵石头猛打‘瘸腿狼’》。”
社员听说唱新书，
巴掌拍得哗啦啦响。
铁英说：旧社会这里土地都姓胡，
咱穷人，野菜树皮度饥荒。
有一年，胡阎王给他儿子做生日，
酒席摆了几十张。
这时候，小石头讨饭来到胡家院，
胡阎王，放出恶狗把人伤。
说什么：“穷小鬼冲煞了大喜日，
胡家将来不吉祥。”
那恶狗，张牙舞爪扑人身，
小石头胳膊咬破流血浆。
忍住疼，捡块石头把狗打，
跑出来地主崽子胡守康。

气汹汹，手里掂着本棍棒，
叫骂着“打狗欺主”不应当。
举起棍，劈头盖脑往下打，
小石头，身子一斜闪一旁。
猛上前，顺手夺回木棍棒，
“啪！”给他来了个回马枪。
这一棍，正好打中狗崽子的腿胫骨，
倒在地，“哎哟哎哟”直喊娘。
赵石头一见闯下恁大的祸，
为报仇，投奔革命到外乡。
狗崽子从此得个残疾腿，
人送外号“瘸腿狼”。
解放后，胡阎王被人民政府来镇压，
赵石头从部队复员转回庄。
他就是俺公社赵书记，
“瘸腿狼”，本性难改又嚣张。
铁英她越讲越气愤，
胡守康，越听心里越惊慌。
身子一缩就想溜，
铁英一见动高腔：
“胡守康！这台戏的锣鼓刚打响，
你怎么一人中途就退场。”
“队长，我肚子疼来头发胀，
想回家喝点草药汤。”

小刚说：“刚才你还胡游逛，
说什么，旧书里面有名堂。”

“不！说书的唱啥俺听啥，
我咋能随随便便作主张。”

葛老三，见地主狡猾抵赖不认帐，
气得他两眼冒火鼓腮帮：

“姓胡的，你出谋划策把书点，
亲自把我请到庄。

拉到家里献殷勤，

又是酒来又是汤。

夸自己，听书是个老行家，

施诡计，花言巧语把人诳。

说什么‘干部开会进了城，

青年修渠上了岗。’

有人言还是旧戏合口味，

来一个‘新老结合’理应当。

我提出：‘旧书有毒不能唱。’

你胡说：‘书里没有放砒霜。

我今年活了六十三，

没见过毒死的人儿在那厢。

今晚是个好机会，

唱一个《狐狸大仙闹书房》’。

这些话都是你亲口对我讲，

为什么，现在推得一溜光。”

胡守康，一见说书的揭老底儿，

忙来个，假作检讨真躲藏：

“我错认为，听书是提提精神消消遣，

因此上，稀里糊涂胡言乱语把嘴张。”

张大爷，胡子一撅冲上前，

指着地主的塌鼻梁：

“你罪恶目的很明显，

想和咱在思想领域来较量。

煽动艺人说旧书，

潜移默化把人伤。

说什么‘文艺就是消消遣’，

和林彪唱的一道腔。

想开倒车搞复辟，

狐狸尾巴难隐藏。

你们是螳臂当车不自量，

飞蛾扑火必灭亡。”

铁英说：“土改后，你曾暗记变天帐，

劳改三年才回庄。

心里怀恨共产党，

表面上，翻穿皮袄假装羊。

旧社会，你假借神鬼把人欺，

新社会，还想卖那迷魂汤。

同志们，敌人是旱地洋葱，根焦皮烂心不死，

阶级斗争千万不能忘。”

铁英她句句话儿象炮弹，
颗颗射进敌胸膛。
社员们，义愤填膺举臂膀，
口号声声震山岗：
“彻底批判刘少奇、林彪文艺黑线！”
“狠斗地主分子胡守康！”
这时候，“瘸腿狼”成了落水狗，
浑身哆嗦象筛糠。
弯腰忙说：“我有罪！我有罪！”
小刚说：“你是夜老鼠见不得太阳光。
林彪搞阴谋已完蛋，
不老实，叫你一块见阎王。”
小刚他怒火高万丈，
双手举起红缨枪：
“胡守康！你再捣鬼耍花样，
我打断你的背脊梁！”
（白）“是！是！”
狗地主现出一副狼狈相，
鼻涕流有三尺长。
葛老三批斗会上受教育，
后悔的只把脑袋夯：
“队长，只怪我觉悟低来眼不亮，
差一点跳进敌人的毒水缸，
从今后，我要永远唱新书，

把工农兵的英雄事迹多宣扬。”

铁英说：“我从城里带回几本新曲艺，

送给你，让文艺红花遍地香。”

这本是《智斗“瘸腿狼”》一小段，

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永放光芒！

柳 下 跖

(河南坠子)

傅纯畲 陈忠志

(唱) 春秋末期天下乱，
奴隶主贵族逞凶残，
庶民纷纷来造反，
奴隶制，好比暮日坠西山。

(白) 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末期，正是我国历史上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的时代。当时各诸侯国的奴隶主贵族残酷压榨奴隶，逼得生灵涂炭，哀鸿遍野。就在这时，一场大规模的奴隶起义运动，以沧海倒悬之势，迅猛异常地暴发起来了！

(唱) 说的是，一杆大旗风里展，
山花烂漫缀河川；
九千壮士齐操练，
春风马蹄腾云烟。
将台上，站立一位英雄汉，
风华正茂在壮年。
只见他，身材高大多威武，
英姿勃勃带笑颜，

炯炯二目亮光闪，
浓浓双眉如卧蚕，
手握一把青铜剑，
指点三军好威严。
这就是，义军领袖柳下跖，
群众称他“跖满天”。

（白）柳下跖领导奴隶起义以来，大造奴隶主贵族的反，开创了奴隶起义史上的新篇章。他阶级的仇恨象烈火一样燃烧，复仇的意志象疾风一样劲吹；他英武足以击退进犯的敌军，辩才能够驳倒诡诈的骗子。他同奴隶们，同甘共苦，亲如手足。在战场上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柳下跖领导的义军，英勇善战所向无敌，名扬四方。不仅受到柳下跖的故乡鲁国人民的夹道欢呼，就连当时的齐、卫、晋、秦等国的人民也都歌颂敬仰。故有“跖满天下”之誉。

（唱）起义军大名盛誉天下传，
万歌齐颂“跖满天”。
人夸他，胸怀大志眼光远，
耿耿丹心昭河山。
人夸他，为民造福沥肝胆，
好比春风驱冬寒。
起义军，真理在手英勇果敢，
世代的冤仇要用血来还。
高举义旗搞暴动，
驰骋天下战敌顽。

只打得，各国诸侯吓破胆，
面如土色神魂颠，
只打得，奴隶主贵族手脚乱，
躲进城堡哭皇天，
只打得，各国敌军团团转，
一见义军就逃窜，
只打得，奴隶制这座旧宫殿，
“礼崩乐坏”难保全。
眼看着，奴隶社会摇摇晃晃快完蛋，
可急坏了孔老二这个丧家犬。
鲁国有个孔老二，
出身贵族诈而奸，
听得这消息心胆战，
如丧考妣泪涟涟。
白天吃饭难下咽，
晚上睡觉不成眠。
整天长吁又短叹，
忽然间心生一计暗盘算：
我断定，盗跖有勇没有智，
奴隶们天命愚蠢又下贱，
既然天生德与我，
我动动嘴能使盗跖听调遣。
想到此，唤来颜渊把车赶，
要找义军作动员。

(白) 话说柳下跖的起义军转战南北，势如破竹。大长了奴隶阶级的威风，大灭了诸侯贵族的锐气。这一天，起义军转移休整，操练人马，准备迎接新的战斗。柳下跖正在将台之上指挥操练，忽听有人报道：“跖帅，鲁国有个姓孔的老头子求见。”柳下跖向远处一望，只见一个老头子老远就向这里作揖施礼。来者不是别人，不正是那个官迷心窍，到处碰壁的孔老二吗！他来这里一定是不怀好意！

(唱) 柳下跖一听红了眼，

不由怒发冲上冠。

盗丘此来意不善，

叫他快滚莫迟慢。

通报人怒目斥孔丘，

把跖帅的话儿对他传：

“你盗丘满口仁义将人骗，

你妄称文武想当官，

你著书立说要复礼，

你摇唇鼓舌搞诡辩。

罪大恶极要清算，

俺跖帅叫你赶快滚一边！”

孔丘听罢傻了脸，

死皮赖脸胡蛮缠，

苦苦哀告要求见，

特来给跖帅请个安。

（白）孔老二耍赖皮不肯走，早有人报告柳下跖，只见他大眼闪了几闪，浓眉跳了几跳，厉声说：“好吧，放他滚过来！”

（唱）柳下跖，双手叉腰台上站，

孔老二，三跪九叩到跟前。

只见他，身穿古服盘金线，

袖口足有三尺宽。

头戴一顶周公帽，

文王八卦绣上边。

生就一双蛤蟆眼，

鲇鱼大嘴毛镶边。

门牙稀稀两个半，

指甲尖尖一寸三。

一捆竹筒怀中抱，

几束干肉顺手掂。

这家伙，走近将台忙礼赞，

之乎者也开了言：

（白）“跖帅在上，小老儿与您请安来也！”“你就是盗丘？”“正是！啊，非也，非也，我不姓盗，姓孔名丘，草字仲尼，鲁国人也。”“孔老二！”“在”“你来到军营内，要干什么？”孔老二献上干肉，说：“为跖帅请安，向贵军问好，区区薄意，聊表寸心。”“哈哈……”

（唱）跖帅哈哈笑声连，

声若虎啸震群山。

将台之上挺身站，
冷眼向下问一言：
“孔老二，你无事不登三宝殿，
今日前来啥事端？”
孔丘满脸横肉猛一颤，
赶紧拱手施礼凑上前。
强打精神假装笑，
摊开竹筒来宣传：
“克己复礼治天下，
仁义道德保江山。
文武之道周公典，
名正言顺世代传。
你若要，犯上作乱来造反，
‘强盗’的罪名要承担……”

(白) “住口！”

将台上，柳下跖越听越气愤，
怒火升起三丈三，
横眉怒对孔老二，
大吼一声：“听我谈！
你长着双眼向后看，
复辟倒退梦想变天。
依你讲，先王之道为典律，
叫我说，文武周公并不贤。
他残杀奴隶称霸道，

压迫人民助贪官。
奴隶血汗把他养，
他白骨山上建乐园。
说什么，先王之道周公典，
全都是，奴隶制的招魂幡。
你等骂我是‘强盗’，
正说明，你强盗嘴里无真言。
你们不耕不种吃白饭，
不纺不织穿绸缎。
你们敲骨吸髓如猛兽，
正和强盗是一班！”
柳下跖声似铜钟义正词严，
孔老二呆若木鸡腿打颤。

（白）柳下跖这席话就象一声声炸雷，轰得孔丘半天说不出话来。孔老二想，这柳下跖性情刚烈，出言不凡，光给他来硬的是不行的，于是他扁头一晃，大嘴一张，对跖帅恭维奉承起来了：

（唱）“将军生来貌不凡，
勇猛果敢多威严，
知识渊博有远见，
才、貌、勇，三条美德你占全。
你若能，听得老朽一声劝，
我保你，荣华富贵做高官。”

（白）柳下跖一听好笑，这个“官迷”，到处碰壁，今

天倒给我封起官来了。“孔老二，你要我做什么官哪？”

“这个呀，将军请听：

（唱）只要你，安分守己别造反，

高官厚禄到眼前。

我打算，周游列国去说合，

这件美事我成全。

先造大城数十里，

这个诸侯你来担，

奴隶给你好几万，

想用想杀你掌权，

世上的珍贵让你挑，

天下的美女任你选，

富贵荣华享不尽，

比你在山上吃苦强万般。

我孔丘，真心为你来打算，

望将军，当机立断莫迟延。

（白）将军，我可是为你好哇！”柳下跖一听，火又上来了：“孔丘！你个口蜜腹剑的大骗子！你个有眼无珠的巧伪人！收起你的鬼把戏吧！”

（唱）柳下跖紧握青铜剑，

指着孔丘骂声连：

“孔老二，你硬的不行又来软，

口蜜腹剑内藏奸。

可惜你，老朽昏庸见识浅，

有眼不能识泰山。
要让我，反戈一击去叛变，
除非地陷沧海干，
要让我，俯首听命去就范，
那得是江河倒流山倒悬。
告诉你，跖某姓造名叫反，
要造反，犯上作乱把天翻！
奴隶制度要砸烂，
吃人恶鬼要杀完。
文王头上敢舞剑，
武王头上敢打拳，
周公头上敢抡斧，
你孔老二头上我敢挥鞭！”

（白）柳下跖在真刀真枪的战场上，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在同孔老二的唇枪舌战中，同样是一位气吞山河的好汉。他气冲霄汉，义正辞严，把个孔老二批得张口结舌，词穷理屈。顽固不化的孔老二愣了一阵，便假装镇定，又鼓动他那三寸已烂之舌，胡诌了起来。

（唱）孔老二，结结巴巴又开言，
肚子里面把话编。
他说道：“富贵贫穷由天定，
死生由命全在天。
奴隶犯上去作乱，
苍天不容神律严。”

将军哪，我看还是‘和为贵’，
中庸之道保平安……”

(白) “盗丘住口！”

(唱) 未等孔丘说下去，

跖帅一旁出豪言：

“你又使硬来又使软，
搬了死人搬神仙，
死人吓不倒英雄汉，
神仙管不了我‘跖满天’。
什么死生由命定，
什么富贵在上天，
奴隶遭难你富贵，
你等作恶俺受冤。
世界本是我们建，
神仙天命你们编。
无非是让俺服服贴贴任宰割，
捆着手脚别造反。
告诉你们这些吸血鬼，
我跖某就是要管天！
任你说得天地转，
起义军决心磐石坚。
和不为贵和为贱，
仁不为善仁为奸。
世代的冤仇今要报，

不杀尽豺狼心不甘！”

说话间，天上春雷一声响，

几道银光照九天，

春风吹过大地暖，

几朵残云化青烟。

将台下，义军围住了孔老二，

怒斥盗丘齐争先，

有的说：“你这个老头真混蛋，

假仁假义尽谎言。”

有的说：“你蚍蜉撼树不自量，

好比鸡蛋碰泰山。”

有的说：“你到处造谣来撞骗，

贼头贼脑贼心肝！”

有的说：“恨不得将你来砸烂，

拉到河里喂老鼋！”

众军士，纷纷怒斥孔老二，

孔老二，吓得好象泥一滩。

孔老二，躺在地上装死狗，

柳下跖，一个箭步跨上前，

一把夺过破竹筒，

咔嚓咔嚓折断完。

干肉甩出丈把远，

臭礼不值一文钱。

顺手揪住孔老二，

“嗖！”地抽出宝剑亮闪闪，
“孔老二，我誓与你们拼到底，
咱们俩，头上难戴一块天。
管他是诸侯、王公和贵族，
叫他们肉成泥酱骨头弯，
文武周公全扫荡，
誓与奴隶报仇冤！”

（白）孔老二听了此言，如五雷击顶，象乱箭穿心，吓得他面如土色，浑身打颤，“呜呼”一声，昏倒在地。

（唱）只见他，呼噜呼噜喘粗气，

两眼紧闭不动弹。

浑身上下打哆嗦，

就象烂泥地上瘫。

这时候，拓帅大喝一声：“快滚蛋！”

孔丘才如梦初醒睁开眼。

趴在地上站不起，

两腿僵直不打弯。

颜渊急忙扶他站，

套好车子把马牵。

孔老二，手里缰绳捏不住，

身一歪瘫在车后边，

活象一条丧家犬，

连滚带爬溜了圈。

柳下跖，革命正气冲霄汉，

起义军势如破竹战敌顽，
砸碎枷锁鼓斗志，
批了盗丘志更坚。
南征北战威名震，
义旗指处乌云散。
劳动人民力无限，
推动着，历史车轮永向前。

砸烂孔家店

(相声)

梁树林

乙：我发现商店跟“商店”并不都是一样的。

甲：当然啦。有的是日用百货商店，有的是五金商店……

乙：不！我是说有的商店一开门颇受顾客的欢迎，人们兴高采烈地到里边选购商品……

甲：是呀，我们伟大祖国欣欣向荣，百货商店，商品琳琅满目，适用美观……

乙：可是有的“商店”，人民却对它仇恨满腔，只要它一开张营业，非要把它砸烂不可！

甲：啊？还会有这种商店？

乙：是呀。

甲：我不相信。你说的是哪一个商店呀？

乙：我说的是孔丘经营的“孔家店”。

甲：那当然啦。

乙：由于孔家店专门经营复辟倒退腐朽不堪的破烂货，人们对它是深恶痛绝。所以只要它一开门就遭到人民的迎头痛击。掌柜的没有一个不是被砸得焦头烂额，头破血流。

甲：这是应得的下场。

乙：可是，孔家店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甲：什么特点？

乙：一心搞复辟倒退，个个都是死皮不要脸。他们在遭到人民的痛击之后，仍不悔改，而是更换掌柜，修饰门面，继续营业。到林彪这一辈，他们就更换了好几十个大掌柜的。

甲：噢，原来是这样！那你先说说他第一个掌柜的。

乙：就是那个维护没落奴隶制，反对社会变革的孔老二。

甲：第二个呢？

乙：姓孟，名轲。

甲：孟轲。他继承了孔丘的反动思想，和孔丘一道成了孔孟之道的创始人。

乙：经营孔家店最卖力的，到汉代就数着董仲舒了。

甲：看来，每个朝代都有它的经营人呀？

乙：是呀，如宋朝的程颢、程颐、朱熹，明朝的王守仁，清朝的曾国藩……

甲：后来的还有胡适、袁世凯、蒋介石、刘少奇……

乙：不错，他们都是孔家店的掌柜的。都为推销孔老二的破烂货出力卖命。孔家店里还有一个最得力的掌柜的，你知道他是谁吧？

甲：我知道。他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

乙：就是那个政治骗子。别看他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

件，什么学问也没有，可是他经营孔家店的生意可热心啦。他指使一些人，到处收集孔家店的破烂，东拼西凑，分门别类，自以为准备就绪，就大声叫卖了。

甲：看来，林彪对于孔家店的反动生意经，是费了一番心思，有所研究呀！

乙：他从孔老二那里学得不少，懂得怎样挂招牌，怎么吆喝，怎样招徕“顾客”，怎样搞“一本万利”。

甲：你说说孔老二是怎样做“买卖”的？

乙：孔老二做“买卖”有一个“诀窍”。

甲：什么“诀窍”？

乙：先挂招牌。

甲：孔老二的招牌是什么呢？

乙：是一个“仁”字。光挂招牌不行，还得会吆喝。

甲：孔老二是怎么吆喝的？

乙：（学着私塾先生的腔调）“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甲：啊，吆喝着“复礼”。

乙：“复礼”就是“复辟”。孔老二推销的东西就是复辟奴隶制度。

甲：有人要吗？

乙：没人要，没关系，孔老二还有办法呢。

甲：什么办法？

乙：推着小车，招摇过市，八方叫卖。

甲：啊，游乡呀？

乙：对啦。孔老二带着几个徒弟周游列国，就是为了推销他的“复礼”的黑货。你看他东奔西跑，叫卖不停。

甲：这回还吆喝吧？

乙：这回吆喝腔儿就变啦。（声嘶力竭地）“仁者爱人”，“泛爱众”。

甲：什么意思？

乙：我是爱人的，我爱一切人。

甲：完全是为了蛊惑人心。

乙：对，完全是欺骗。但他是骗不了人们的。他所到之处，都遭到了人们的痛击。在宋被桓魋赶跑，在陈蔡饿扁了肚子，到了匡城，被匡城劳动人民团团围住。（佯指甲）“孔老二你这个坏家伙，你搞复辟，你反对革新，你杀害革新派少正卯，你……”。

甲：我……我不是孔老二呀！

乙：你当然不是。我说的是他还有徒弟嘛。

甲：徒弟怎么样？

乙：又是给巨人弹琴唱歌，又是苦苦哀求……就这样被匡城劳动人民一连围斗了五天，他们才夹着尾巴逃走啦。

甲：这趟“买卖”可赔本啦。

乙：是赔本。孔老二周游列国，到处碰壁，回到鲁国没多久，就一命呜呼了。

甲：连老本都赔上啦。

乙：其实孔老二一开业就有人要砸他的摊子。

甲：谁？

乙：法家先驱者少正卯。

甲：他是怎么砸的？

乙：针锋相对。孔老二吆喝复礼、倒退，少正卯宣传革新、前进。

甲：使得孔丘之门“三盈三虚”，最后只剩下个颜渊。

乙：对啦。当时砸孔家店的人是举不胜举的，象柳下跖。

甲：奴隶起义领袖。

乙：柳下跖指着孔老二的鼻子，痛斥他是一个“作言造语，妄称文武”的复古派；是个“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寄生虫；是个到处“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贵”的反动政客；是个“面誉人”，“背而毁”的两面派；是个“罪大极重”的“盗丘”。只骂得孔老二晕头转向，六神无主。出门上车时，两手发抖，马缰连掉三次。活象一条挨了揍的恶狗，灰溜溜地夹着尾巴滚走了。

甲：卑贱者最聪明。柳下跖训斥孔丘表现了劳动人民的英雄气概和革命斗争精神。

乙：到了战国时期，起来砸孔家店的人就更多啦。

甲：有谁呀？

乙：最有名的就算商鞅和韩非了。

甲：他们都是著名的法家人物。

乙：商鞅称孔家店的掌柜是大虱子。

甲：大虱子！为什么？

乙：因为虱子这种东西，是啮人吮血，传播病菌，人所恶

之。

甲：啊，商鞅是说，孔家店里那些掌柜的到处散布仁、义、礼、乐、孝、悌的毒气，传播复古、倒退的论调，正象虱子那样祸害人民，而且传播病菌，无孔不入，真是可恶之极！

乙：对啦。韩非称孔家店的掌柜为蛀虫。

甲：蛀虫？

乙：韩非有篇名著叫《五蠹》，蠹者，专干钻营蛀蚀的害虫。他把儒家列为《五蠹》之首。

甲：无怪乎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坏”。

乙：这个比喻很恰当。

甲：孔家店里那些害人的虱子、蛀虫应该彻底消灭。

乙：是呀，如果说是一家一户的蠹、虱，只要喷些“敌敌畏”，撒点“六六六”，即可消灭。可是，要彻底消灭孔家店里那些政治上的蠹、虱，就不那么简单了。所以法家思想的彻底实践者秦始皇一登上政治舞台，就立即对孔家店里的蠹、虱们来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政治大扫除——焚“虱”坑“蠹”。

甲：秦始皇顺应历史发展的需要，用“焚书坑儒”的进步措施，对孔家店的掌柜实行了专政。

乙：到了封建社会，作为没落奴隶主阶级思想意识的儒家思想，也越来越适应保守、反动的地主阶级的需要了。所以董仲舒就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妄想搞一

家垄断。

甲：啊，所有的“生意”都得经营孔家店的货？

乙：是呀，他宣布“天不变，道亦不变”，把儒家学说作为地主阶级的永久的正统思想。

甲：那就更需要砸啦。

乙：所以，农民起义黄巾军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就是否定那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邪说。王充的《问孔》、《刺孟》，柳宗元的《封建论》，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都是砸孔家店的战斗檄文。

甲：孔家店越来越稀巴烂啦。

乙：所以，到了清朝曾国藩当掌柜的时候，孔家店的生意就萧条啦。

甲：怎么啦？

乙：他不会吆喝。

甲：他是怎么吆喝的？

乙：（悲伤地）嗜！

甲：……

乙：嗜！

甲：怎么啦？

乙：（带着哭腔）“数千年来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孔孟都要“痛哭于九原”。……

甲：这是什么意思呀？

乙：是因洪秀全反孔啊！你看，洪秀全在他教书的时候，就给孔家店送了一幅白纸挽联……

甲：白纸挽联！上联？

乙：“假仁假义何称万世师表”。

甲：下联？

乙：“误国误民实乃千秋罪人”。

甲：横批？

乙：“堪笑腐儒”。

甲：这幅挽联写得好！

乙：是呀，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对孔家店发起了猛烈的冲击，起义军所到之处，首先砸毁孔老二的庙宇和牌位，宣布儒家书籍为“妖书”，“一切木石泥团、纸画、各偶像”都是“魔鬼”、“阎罗妖”，都是革命必须打倒的敌人。曾国藩他能不哭吗？

甲：是要哭的。

乙：光哭能行吗？一切经营孔家店黑货搞复辟的人，都是短命的。张勋搞复辟十二天，袁世凯复辟帝制八十三天都完蛋啦。

甲：都是短命鬼。

乙：眼看孔家店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蒋介石也跳出来粉墨登场当了孔家店的掌柜的。

甲：他是怎么当的？

乙：蒋介石当掌柜的时候，还比较时髦些。他把头剃了又剃，刮了又刮，把头刮得明晃晃的，鬓角上还贴了一块膏药。

甲：那是为什么呀？

乙：招徕“顾客”嘛。他贩卖孔家店的货物就更反动啦。

甲：这个蒋该死搞复辟，死心踏地地反共反人民，真是反动透顶！

乙：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有人经营孔家店的生意，就有人要砸烂孔家店。

甲：是呀，有尊孔者，必定有反孔者。

乙：鲁迅就是反孔斗争中的先锋战士。他给孔家店的掌柜画了一个像。

甲：什么特征？

乙：“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

甲：淋漓尽致，一点也不错。

乙：孔家店被历代革命者砸得千疮百孔，臭不可闻，就那还有人甘心想当孔家店的掌柜。

甲：那当然啦。绿头苍蝇就喜欢去臭的地方。

乙：象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陈独秀、刘少奇、林彪就是这号人。他们表面上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可贩卖的却是孔家店的黑货。

甲：你说说刘少奇是怎样当孔家店的掌柜的？

乙：刘少奇的算盘珠抠的可匀啦，他是扎小本，赚大利。

甲：啊，就是“吃小亏，占大便宜”。

乙：他宣扬的“读书做官”论，“下乡镀金”论，就是“一本万利”的买卖。他也在“复礼”上打算盘，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就是他复辟资本主义的黑货。

甲：林彪呢！

乙：林彪这个坏蛋也不外行，他抓住孔家店“克己复礼”的要害不放，乔装打扮，煞费苦心。

甲：林彪的招牌是什么？

乙：“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

甲：扯起的又是孔老二的复辟黑旗。他是怎么吆喝的？

乙：“高举，高举”呀，“最，最，最”呀，“紧跟，紧跟”呀，“万岁，万岁”呀。

甲：他怎么这样吆喝？

乙：这个野心狼从孔家店里学来了一套反动的处世哲学，大要反革命两面派。这也是他为了抢班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一本万利”嘛。

甲：真是“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地下毒手”，这和孔老二是一路货色。

乙：有过之而无不及。最后他象输红了眼的赌鬼，炮制了反革命政变纲领，不惜血本，孤注一掷，结果是投敌叛国，自取灭亡，到孔老二那里报到去了。

甲：孔家店的掌柜一个一个都逃脱不了覆灭的下场。

乙：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虽然孔家店的掌柜一个一个都灭亡啦。但是，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还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只要还存在着这些斗争，反孔和尊孔的斗争就不会结束。

甲：是呀。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儒法斗争史，总结历史上儒法斗争的经验，紧密结合现实

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把批林批孔进行到底！

乙：对，咱们要学习，批判，再学习，再批判，彻底砸烂孔家店，把批林批孔进行到底！

合：让我们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跟着毛主席，永远向前，向前！

批 林 批 孔

（此处文字模糊）

31

（此处文字模糊）

（此处文字模糊）

（此处文字模糊）

（此处文字模糊）

（此处文字模糊）

（此处文字模糊）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深山送戏 工农兵曲艺演唱集(2)

作者 = 范县文艺创作组等

页数 = 67

SS号 = 10802541

出版日期 = 1974年10月第1版

目录

录

- 红小兵智擒王三精（山东快书）& 范县文艺创作组
深山送戏（唱词）& 驻马店镇创作组
蹲点（相声）& 云长宏德县府百里
智斗“瘸腿狼”（山东快书）& 张华荣
柳下跖（河南坠子）& 傅纯？ 陈忠志
砸烂孔家店（相声）& 梁树林